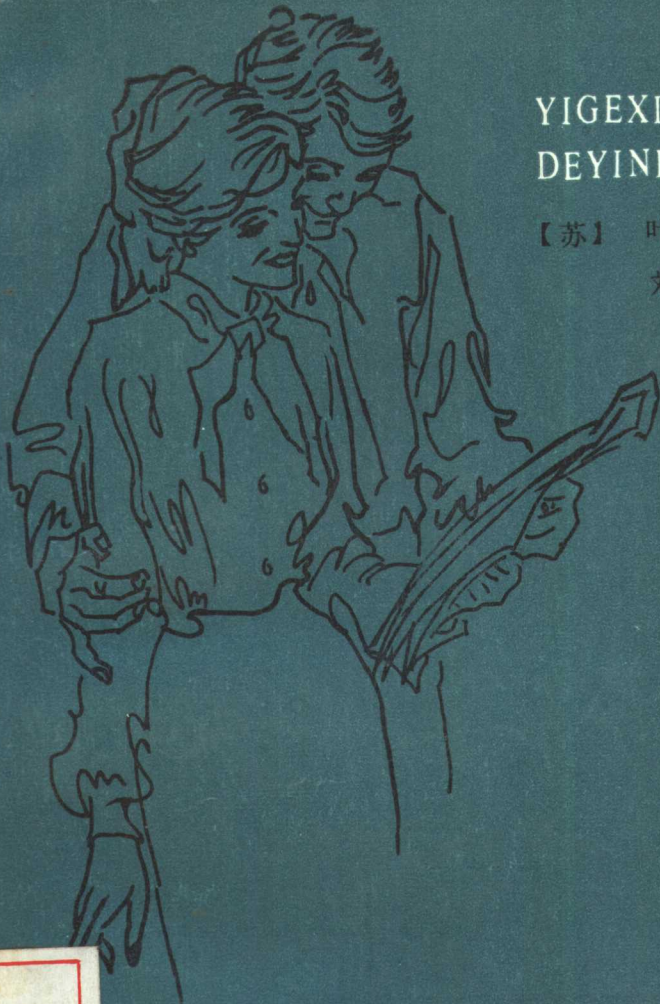


YIGEXINHUNJIATING
DEYINIAN

【苏】 叶夫根尼娅·列什克

刘 庆 宁 【译】



一个

新婚家庭的一年

3.2
10

一个新婚家庭的一年

〔苏〕叶夫根尼娅·列什克

刘庆宁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一个新婚家庭的一年

〔苏〕叶夫根尼娅·列什克

刘庆宁 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6印张 128,000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920册

统一书号：10091·1076 定价：1.20元

译 者 的 话

亲爱的读者：您好！

现在奉献给您的这本《一个新婚家庭的一年》是苏联作家叶夫根尼娅·列什克写的一本很普通的书。和普通的书一样，书中也有两位故事的主人公，年轻的“他”和“她”。同时这本书又和普通的书不一样，因为这不是青年人的恋爱史。书中的这一对青年男女不是苏联现实生活里的哪一对青年恋人或年轻夫妇，然而现实生活里的每的一对青年恋人和年轻夫妇又都是它的主人公，因为书中所谈情况十分典型，适用于绝大多数苏联家庭。

和一般的恋爱故事不同，书中还有许多统计数字和表格，但这绝不是一本调查报告。

读者一定要问：这到底是本什么书呢？

亲爱的读者，这是一本十分有趣的有国情背景的知识读物。通过这本书，您将了解许多有关苏联青年恋爱、婚姻与家庭生活情况。诸如：苏联男女青年是通过什么途径互相认识的？他们选择配偶的标准是什么？在苏联婚礼如何进行？家庭和睦相处的条件是什么？新婚夫妇和父母的关系如何？他们有什么样的情操？一般家庭经济收支情况如何？家中一般有几个子女？新婚家庭怎样才能获得住房？他们的日常工作、学习和休息情况如何？等等。总之，读者可以从这本篇幅不大的小册子中了解到与苏联新婚家庭有关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同时还可以与主人公一起游历苏联各地名胜，熟悉主

人公的亲朋好友的生活情况和各地居民的民俗民风。在全书的最后，读者还可以读到苏联著名人口学家和家庭问题专家佩列韦坚采夫写的《后记》。他在这篇《后记》中从科学的高度广泛论述了苏联家庭的产生及其现状，并展望了家庭的发展前景。佩列韦坚采夫特别详尽地分析了当前苏联社会十分突出的离婚问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推荐给读者的这本书是关于苏联青年恋爱、婚姻与家庭生活问题的简明手册。凡是这方面您感兴趣的问题，几乎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从书中找到答案。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译者之所以要把这本书译出推荐给您，是因为我们相信，它对我们的青年读者在解决恋爱、婚姻与家庭生活中遇到的难题时肯定能有所帮助。这样我们将感到无限欣慰。希望您能喜欢这本书。

限于水平，译文中肯定有疏漏误译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指正。

译者

1986年1月

主要人物表

奥列格·费奥多罗维奇·杰尼索 列宁格勒市电厂车工，车间工会委员，厂办夜大学生。

玛丽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康德拉季耶娃（又名玛丽诺奇卡）国际旅行社工作人员，后为奥列格之妻。

阿列克赛·弗拉基米罗维奇·康德拉季耶夫（又名阿廖沙）——玛丽娜的父亲，外科医生，副博士。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康德拉季耶娃（又名阿尼娅·安纽塔）——玛丽娜的母亲，钟表厂组装工。

康斯坦丁·阿列克谢耶维奇·康德拉季耶夫（又名柯斯佳）——玛丽娜的哥哥，科研所的副博士。

塔吉娅娜·尼古拉耶芙娜·康德拉季耶娃（又名塔尼娅·塔涅奇卡）——康斯坦丁之妻，教师。

安东——柯斯佳与塔尼娅之子。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经济学家，康家的常客。

瓦吉姆——工程师，奥列格的好友。

奥克萨纳——瓦吉姆之妻。

安德烈——社会学家，奥列格的好友。

维克多·伊万诺维奇·佩列韦坚采夫——经济学副博士，人口学家。

列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尼基京娜——儿童教育新体制创始人之一。

格奥尔吉·斯捷潘诺维奇·瓦西里琴科——医学博士，性学专家。

尤里·鲍里索维奇·留里科夫——作家，社会学家。

拉里莎·梅连季耶娃——教师。

伊戈尔·梅连季耶夫——儿科大夫，拉里莎的丈夫。

莱依拉·布拉捷——邮电工作者。

彼得里斯·布拉捷——园艺师，莱依拉的丈夫。

纳塔利娅·捷尔加林斯卡娅——工程师。

瓦西里·捷尔加林斯基——工程师，纳塔利娅的丈夫。

目 录

您会说英语吗?	(1)
人们为什么要结婚?	(9)
欢迎归来!	(18)
在别墅	(29)
在一个普通家庭里作客	(37)
请你们认识一下, 这是我的未婚夫	(47)
家里的一个纪念活动	(57)
节日	(64)
我也参加了那次婚礼	(70)
我们去冻土带	(75)
请你们提问题我来回答	(90)
幸福的秘诀	(103)
离婚	(122)
什么是经济学?	(133)
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	(142)
咖啡馆里的一场大辩论	(150)
新年	(159)
透过科学这面镜子看新婚家庭	(164)

您会说英语吗？

8月25日，天气炎热，午后海滨浴场上的人也挤得满满的。此时奥列格还不知道，就在这一天他的生活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他正无忧无虑地晒着太阳。在他四周，有的人在吉他的伴奏下唱歌，有的人在说笑，有的人在玩排球，但是所有这些声音都被麦克风里传出的话音所淹没：“克里木国际青年活动中心《卫星》广播站提请大家注意，今晚七点钟在酒吧间举行苏波青年联欢会。”

——晒够了，——并排躺在奥列格身旁的安德烈说道，——咱们走吧。

奥列格和安德烈是十天前来到这里以后才认识的，但是相处得十分投机，他们深知离开《卫星》活动中心以后，也会见面的。

——等等，我要再痛痛快快地洗个海水澡，——奥列格回答说。

——瞧着吧，你会迟到的，——安德烈临走大声喊道。

奥列格果真迟到了。当他推开酒吧间的大门时，安德烈已经在致开幕词了。同外国青年的联欢会通常都是由他主持。

——……能在这洒满阳光的克里木见到诸位，很高兴。历史悠久的友好关系把苏波两国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非常欢迎你们来我们这里做客。位于我国南方的克里木海滨是最美丽的地方之一：这里有大海，有高山，气候宜人。虽然

你们昨天才刚刚来到这里，但是对这一切你们肯定都已确信无疑了。

大家围坐在一字排开的几张桌子旁，聚精会神地听安德烈讲话。奥列格悄悄地坐到一个空位子上。

安德烈继续讲道：

——我国青年从各地来到这个《卫星》活动中心度假。我们都喜欢到这个活动中心来，因为它为我们提供相互认识的机会，使我们能够愉快地度过时光。我们还经常邀请世界各国朋友到这里来。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迎的就是你们大家，我们的波兰客人。

大家对安德烈的讲话报以热烈地掌声。波兰客人同苏联男女青年操着俄语，谈笑风生。奥列格兴致勃勃地打量着波兰客人。他的目光注视着坐在对面的一位姑娘。

——我们希望你们在这里能休息好，——安德烈说，——这里有运动场地，各种游艇，脚踏游船，风力滑水板供大家使用。明天还要为初次来海滨的人过节：叫做“初踏海浪”。

——我还想补充一点：今天出席我们联欢会的只有三十人，而在这里休息的包括俄罗斯人和外国客人在内总共约有五百人。恐怕这里没有哪个建筑物能一下子容纳这么多青年人，因此，你们可以想象得出来，在这里该多么有趣啊！我们将在浴场上，在各种比赛活动中，在舞会上经常会面。可以肯定我们彼此会更加进一步了解。我们组里有大学生、工人、工程师和各行各业的人员。我们来自城市，来自乡村，来自各个加盟共和国。让我们为在克里木相聚，为苏波两国青年的友谊举杯！

大家全都起立——喧哗声、笑声、碰杯声响成一片。奥

列格急忙前去和对面的姑娘碰杯。这是一位头发浅黄，长着一双灰色眼睛的姑娘。此时此刻，奥列格完全同意这样的看法：波兰姑娘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她对奥列格微微一笑，又立刻把脸转向右边邻座上的那个波兰青年，用波兰语对他说了句什么话，两人便大笑起来……这时，奥列格感到最大的遗憾是自己不懂波兰语。

一位波兰姑娘要求发言：

——现在让我说几句吧：我叫叶娃·普舍贝里斯卡娅，我和我们全组的人一样都是大学生。我们都来自格但斯克。你们大概已经注意到了，我们都会讲俄语。我们中间的多数人都是俄语比赛《关于苏联你知道些什么？》的获胜者，到苏联来旅行是对我们的奖赏。其余的人都是格但斯克各高等院校的优等生。他们现在还不会说俄语，但是我们相信，他们一定能在这里学会俄语。

奥列格敢肯定，那位浅发姑娘不会说俄语。她正在热情地用波兰语和自己两旁的人说个不停，她往奥列格这边连一眼也不瞅。

——下次请到我们那里去做客吧，——叶娃向大家发出邀请，并对安德烈请求说：

——要是可以的话，请向我们谈点你自己的情况吧。

——那么，好吧，——安德烈微微一笑，——我叫安德烈·科罗利科夫，今年二十八岁。我生长在莫斯科，莫斯科大学毕业。我是搞社会学的，研究家庭问题。

——这么说，有关家庭的问题你什么都知道？——一位姑娘娇滴滴地问道。

——我正在竭力这样做，——安德烈回答说。

——你已经结婚了吗？

——他对家庭生活太了解了，因此至今也不结婚。——
奥列格代替安德烈作了回答。于是，大家全都大笑起来。

联欢会在继续进行：男女青年纷纷发言，作自我介绍，举杯祝酒，相互提问，朗诵俄文和波兰文诗歌，交换礼物。奥列格对什么都不理睬，他感兴趣的只是坐在对面的那位姑娘。他突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

——奥列格！——安德烈呼唤他，——你在想什么呢？
——大家想请你做个自我介绍。

——我？为什么让我？——奥列格惊奇地问。

——讲讲吧，——叶娃请求说，——安德烈说了，你正在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我们对此很感兴趣，谈谈吧。

奥列格不知所措地站起身来。换个时间，他会平心静气地满足大家的请求，但是，现在，当那位陌生的浅发姑娘正瞅着他的时候，他感到很难为情。

——我叫奥列格·杰尼索夫，——他欲言又止。

姑娘向他微微一笑，笑得那么亲切，使他顿时觉得有了信心。

——我今年二十五岁，——奥列格接着说，——我住在列宁格勒，在电厂工作。

从部队复员后，我就进了工学院，我们有所厂办夜大。现在我是四年级学生。

——你为什么上夜大，而不上全日制大学？

——我觉得，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最好的学习方式。一个全日制学校的毕业生要熟悉生产，得用很多时间，而且还要花国家许多钱财。可是一个有生产经验的人要获得一张文凭，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样的人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心理上都是强者。

——你的父母也都在这个工厂工作吗？——叶娃问道。

——不。我的父母早都去世了。我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我还要问你个问题，——叶娃说道，——安德烈说，你是车间工会委员会的委员。请谈谈，你们委员会都做些什么？你们车间里有很多象你一样的年轻人吗？

——我们车间有许多年轻人，——奥列格回答说，——因此，不仅在共青团委员会里，而且在工会委员会里也有许多年轻的委员。

我们工会委员会要处理与车间成员生活有关的许多问题。我们要分配房舍，发放疗养证。我们还讨论重大的生产问题，如劳动纪律问题，招收和解雇工人问题。不经工会委员会的允许，不得解雇任何人。

——那你住在什么地方？——人们问奥列格。

——住在集体宿舍。我们厂有几座集体宿舍大楼。看来，你们大家提出的问题，我全都回答了，——奥列格举起酒杯，——现在请允许我告诉大家，我今天发现：波兰姑娘是最美丽的，因此，我建议为波兰姑娘干杯！

奥列格朝对面的姑娘看了一眼，但是，姑娘一见他的目光，便把身子转到一旁去了。

联欢会即将结束，奥列格心想，这位姑娘马上就会离去，而在这样喧闹的活动中心，他很可能再也见不着她了……大家起立，相互话别，许多人相约晚上再会，那位姑娘正要走，……于是奥列格追了上去，他认为，这位姑娘的外语一定比俄语讲得好，因此用英语问她：

——您会说英语吗？

姑娘吃惊地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然后笑着朝门口跑去。

——你怎么惹得她笑成那个样子？——走到奥列格身边的安德烈问道。

——不知道，——奥列格茫然地回答说，——我就问了句她会不会说英语。

——今天你这个人真有点儿怪，——安德烈说道，——为什么要跟波兰人讲英语？美国大学生来这里已经一个星期了，这你是知道的。要是真要想说英语，就去找他们说好了。

——好吧，我去找他们说，——奥列格沮丧地说。

他没能和那位姑娘相识，感到很伤心。晚饭后，他哪里也不想去。

——今晚有晚会《天才在我们中间》，咱们走吧，——安德烈招呼他。

——我不想去。

——为什么？一定会很有意思的。正好和我们开联欢会的那些波兰人也都答应去参加。

——是吗？他们准能去吗？

——是的。他们还要表演节目呢。怎么样，你去不去啊？

——去！

奥列格很走运：消夏剧场几乎已是座无虚席，然而他在第二排发现了一个空位子，正好紧挨着那位姑娘。奥列格把安德烈完全忘在了脑后，他在姑娘身边坐了下来，这时，他才发现，姑娘另一边坐着一位波兰青年，他正兴致勃勃地给姑娘讲着什么，讲得她笑个没完……

音乐会开始了。年轻的伙伴们从大厅里走上舞台，他们唱歌，跳舞，表演各种欢快的节目。整个大厅里的人分成两个

队，开始比赛，看哪个队最强。

主持人宣布：

——我们的比赛即将结束。现在的比分是85:90。获得85分的队还有一个节目，这是最后一个有决定性意义的节目，由玛丽娜·康德拉季耶娃演唱俄罗斯抒情歌曲！

不知为什么，奥列格邻座上的那位姑娘猛地站了起来，朝舞台走去。她拿起吉他，把散在面庞上的一撮浅发往后一撩，弹过前奏，开始唱了起来。这太令人奇怪了。奥列格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位姑娘名叫玛丽娜，她能用地道的俄语演唱抒情歌曲。这就意味着，她是一位俄罗斯姑娘！

大家长时间地向玛丽娜鼓掌，奥列格鼓得最响。玛丽娜已经挨着他坐了下来，可奥列格还是兴奋地鼓着掌。

——行了，——玛丽娜对他说。

——当时，我对你不会说英语还感到惋惜呢！——奥列格喊了一声。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你是波兰人，可我又不懂波兰语。

——啊，原来如此。难怪你问我会不会说英语！我还纳闷儿呢：“真是个怪人！”——玛丽娜笑了起来。

这时主持人说：

——评判组一致通过，决定给玛丽娜·康德拉季耶娃的演唱最高分——五分。比赛结果90:90，友谊赢得了胜利！奏乐！迎宾曲！

——祝贺你！——奥列格对玛丽娜说，——多亏你我们才没有输。你不认为需要庆祝一番吗？我请你去酒吧间坐坐，你不会拒绝吧？

在不大然而却非常舒适的酒吧间里，他们好不容易才找

到两个空座。奥列格问道：

——你来活动中心已经很久了吧？

——是的，两个星期了。四天以后我就要回去了。

——那为什么我以前没见到你？

——没好好看呗！

——好在我总算见着你了。今天你来参加和波兰人的联欢会，这真是太好了。

——我非常愿意讲波兰语。

——你在哪里学的波兰语？

——我在一所大学的语言系念书。学波兰语和法语。

——你住在莫斯科吗？

——不，我住在列宁格勒。

——真是太巧了！

——为什么说巧呢？

——正好我也住在列宁格勒。

——你认为，我们在列宁格勒还会再见面吗？

玛丽娜微微一笑。

——一定会再见面的。

他们沉默了片刻。然后奥列格提议：

——我们跳会儿舞好吗？

——跳会儿吧，——玛丽娜表示同意。

《卫星》活动中心有条长长的滨海堤岸，在那里可以长时间地散步。舞会散后，人们都回去睡了，只有奥列格和玛丽娜两个人……

人们为什么要结婚？

四天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飞逝而去。这几天似乎与前几天并没有什么两样。海滨浴场上依然是欢歌笑语，运动场上人们还是在玩排球、打网球，入夜照旧举办各种比赛和舞会。但是，对奥列格来说，这却是极不平常的四天，因为有玛丽娜伴随在他身边。

玛丽娜要离开活动中心了，临行前的头天晚上，奥列格和安德烈的房间里聚集了许多青年人。

——让我们一年后还在这座《卫星》活动中心重逢吧，——有人提议说。

——这未必能办得到吧，——安德烈表示异议，——在未来的—年当中要发生很大变化，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有的要娶妻，有的要出嫁。到了假期都会另有安排的。

——你打算结婚吗，安德烈？——玛丽娜问。

——我并不打算结婚，不过，根据统计材料看，我们大多数人正处在结婚的年龄。顺便要说一句，这种年龄在各个国家和我们的各加盟共和国都不尽相同。

——你说详细点儿，——奥列格请求说，——这很有意思，大体上都是在什么年龄结婚呢？

——女的是十八岁到二十四岁，男的是二十一岁到二十七岁。在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女的照例都在十八、九岁就出嫁。看起来，传统的影响是很深的，从前这里的女人都在十三岁到十五岁就早早出嫁。举个例子来说吧，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女的往往要在二十六岁到三十岁才出嫁。在那里，讲究男的要先能够完全自立，因